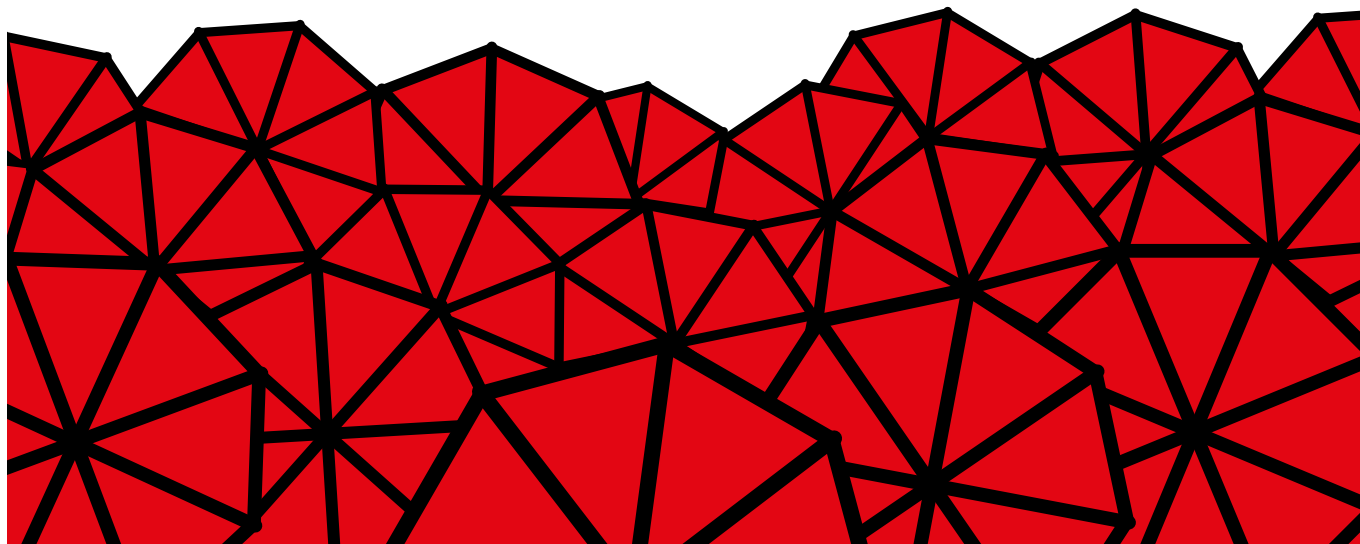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移徙性工作者



移徙性工作者

介绍

本简报探讨移徙性工作者由于其流动性和工作性质而遇到的人权问题。简报强调他们缺乏获得服务的渠道，以及由于边境问题、性工作行业就业和性工作本身方面的法律限制，他们不稳定和受排斥的情况也更严重。简报也将移徙性工作者放在国际劳工移徙与反对人口贩运的背景下，与NSWP组织成员进行区域和全国层面的咨询，作为研究起点。

尽管流动性增加是一个全球趋势，移徙性工作者仍然在政治上和媒体上受到污名化并被消声。在混淆性工作与人口贩卖后，移徙性工作者要么被描绘为受害者，要么是罪犯。他们的人权经常被更宏大的限制移民与性工作刑事定罪这些政治议题所覆盖。因此，移徙性工作者经常不被视为全球劳工流动的一部分。然而根据《移徙工人公约》¹，穿越国境的性工作者实际是劳工移民。他们经常是为了逃脱不平等（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寻求更高收入、安全工作以及人权得到尊重的环境。移徙性工作者在回答NSWP的咨询时，强调需要逃脱性别不平等和对他们的工作、性别身份、性向刑事定罪的制度，寻求让他们可以更自主有尊严生活的国家和城市。而他们在所迁徙国家的有限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导致移徙性工作者的边缘化处境，即使他们有合法身份，他们的工作即使没有被刑事定罪，也得不到承认。这不仅伤害了移徙性工作者的人权，也使他们更容易被剥削。这也使他们更难参与到当地和全球经济之中并从中获益。

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² 提出对所有性工作者都重要的8项基本权利：

- 1 组织结社权利
- 2 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 3 免于暴力的权利
- 4 免于歧视的权利
- 5 免于隐私和自由被任意干预的权利
- 6 健康权利
- 7 流动移徙的权利
- 8 工作和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

关于流动移徙的权利，《共识声明》注意到很多移徙性工作者面临的人权问题。这包括拒绝提供合法移民渠道，歧视性签证机制，对第三方旅游代理的依赖增加，而且，日益扩大的人口贩运相关制度也使移徙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骚扰、拘留和遣返。这阻碍了移徙性工作者实现其他基本权利，丧失流动就业的机会。这种针对移徙和性工作的惩罚性方式依赖于根植于种族、民族、国际、性别和性别身份、性取向、健康情况（包括艾滋病毒感染）、阶层、生理移动能力和精神状态的歧视，并加剧着歧视。尽管《共识声明》撰写于2013年，这些伤害今日仍然存在，因为边境管理更严，而流离人群增加。

1 联合国大会，1990，《保护一切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参见：<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MW.aspx>

2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2013，《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参见：<http://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guan-yu-xing-gong-zuo-ren-quan-he-fa-lu-de-gong-shi-sheng-ming-0>

这种针对移徙和性工作的惩罚性方式依赖于根植于种族、民族、国际、性别和性别身份、性取向、健康情况（包括艾滋病毒感染）、阶层、生理移动能力和精神状态的歧视，并加剧着歧视。

国际人权法背景下的移徙性工作

根据《移徙工人公约》第2条³，移徙工人的定义为“在其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正在或已经从事有报酬的活动的人。”这个定义包括性工作者，尽管没有明确提到。而第一条特别提到尊重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人权的无歧视原则，包括人身自由安全以及免于任意干预。尤其关键的时，第9条再次明确，移徙工人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

人权与无歧视的普适性在每一个人权文件中都得到尊崇，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⁵，与国籍无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ICCPR的评论中提出“公约中的每一条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无论是公民还是外国人”。⁶而且，《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每个人都有权利工作，有权自由就业，有权享受公正合适的工作条件并在失业时得到保障”。⁷这些条款在ICESCR中得到延伸，并形成法律约束力。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该公约。ICESCR要求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每个人有权利享有自由选择职业劳动谋生，并采取适当步骤确保该权利。”并要求各国有责任确保“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和平等薪酬。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也再次明确工作权“是不可分割的权利”，并且缔约国应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劳动者权利，包括就业选择和获得工作相关福利的渠道、职业卫生安全标准，支持实现家庭责任、工作责任和参与公共生活。⁸在CEDAW的多份一般性评论和文件中，同样要求各国处理法律政策规范中歧视女性的内容，以打击性别歧视。CEDAW委员会承认女性移徙者和女性性工作者是受性别暴力、歧视、边缘化影响极为严重的女性群体，并重申各国有责任保护这些群体的人权。要注意，委员会引导对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的歧视的关注；谴责打击人口贩运的意外后果；谴责政府以及政府之外机构和个人的暴力；强调女性性工作者获得法律保护的重要性。对移徙性工作者而言最关键的是，委员会也呼吁各国撤销签证机制中对女性直接和间接的歧视，确保主要由移徙女性工人从事的职业得到劳动保护，确保女性移徙工人有能力在权利被侵犯时得到救济。

因此，移徙性工作者被认可为国际人权法律下的权利持有者，有权不被歧视地享受权利的实现。

…移徙性工作者被认可为国际人权法律下的权利持有者，有权不被歧视地享受权利的实现。

关于移徙和性工作的全球视角

A 制度性不平等驱动移徙

全球范围内，在国内和跨国移徙的现象与日俱增，性工作者也是如此。⁹NSWP成员证实了这点，强调跨越洲际的流动与以往相比增长规模更大。

无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移徙性工作者的流动是有多个共同因素驱动的。关于移徙以加入性工作，NSWP全球咨询中的受访者识别出三类相互联系的理由：逃离惩罚性法律，逃离污名与歧视，追求更多收入和更好生活。

3 联合国大会，1990，《保护一切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参见：<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MW.aspx>

4 联合国大会，1966，《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参见：<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ICCPR.aspx>

5 联合国大会，1966，《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参见：<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ICESCR.aspx>

6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86，《CCPR一般性评论15号：公约对外国人的立场》，参见：<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139acfc.html>

7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参见：<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8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参见：<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DAW.aspx>

9 参见TAMPEP图绘，1999, 2001, 2003, 2005, 2008, 2010, 2012和2014，链接：<https://tampep.eu/>

1 逃离惩罚性法律

NSWP成员认为对性工作刑事定罪是移徙国外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害怕当局逮捕和骚扰，也害怕极端暴力。例如，中国性工作者经常选择移徙到其他国家，因为对性行业经常有打击行动，并且在人权和自由方面有更多法律限制。很多性工作者也离开孟加拉和尼泊尔，去印度寻找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宗教国家，反对性工作。离开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移徙性工作者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去尼加拉瓜以逃脱警方暴力甚至谋杀。

在非洲，性工作被刑事定罪，警方利用惩罚性制度对性工作者进行骚扰和虐待。¹⁰ 乌克兰也是如此，对性工作的刑事定罪导致执法人员的严重腐败和暴力升级。这些加剧了乌克兰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毒的传播。¹¹ 负面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极大影响了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和毒品使用者等关键人群，对多重身份的人群尤其严重。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似乎惩罚性较少。对性别、性别身份、性取向、职业、健康状况的歧视，因为攸关性命，也驱动了移徙。

在欧洲，由于变化的法律环境，流动性对性工作者更是实际必需的。地方管理条例措施是造成流动性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国。¹² 由于刑事定罪和士绅化造成工作场所的减少，再加上对室内和街头工作场所的限制越来越多，性工作者需要更灵活，流动性更强，经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或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场所间辗转。

2 逃离污名与歧视

移徙性工作者反映了排外、恐妓、恐跨性别和恐同是他们选择移徙的主要推动力。污名歧视的交叉存在导致了权利与就业机会受限，以及遭到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暴力的风险增加。受访者也指出这些歧视形式经常导致各种不平等尤其是贫困，这让移徙到更友好的社会法律环境愈发有吸引力。

这也是性工作者从边远地区移徙到城市到其他国家的原因，他们要找到更包容更自由的地方，那些地方通常也会对性工作、性别身份和性取向有更宽松的法律制度。例如，在苏里南，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反映，他们从边远地区移徙到城市地区，以逃离严重的恐同和恐跨性别。性工作者也表示，移徙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保持工作中的匿名，这也说明污名会影响流动性。

生活在英国的移徙性工作者强调贫困女性化和福利范围缩减也是驱动力。他们也提到，在他们原来的国家，缺乏女性权利，如没有法律禁止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他们也强调，顺性和跨性别的女性性工作者移徙，是为了逃离国家谋杀制裁。

在一些国家，一些没有身份的移徙跨性别性工作者逃离了原来国家的暴力、家庭驱逐和贫困。¹³ 对一些人来说，成工作是反抗排斥的策略。西班牙NSWP成员表示，尽管只有少量顺性移徙女性在移徙前曾从事性工作，但80%的跨性别移徙女性由于就业歧视在移徙前就从事性工作。

所有性别的移徙者都表示过在移徙后第一次从事性行业是歧视与制度性不平等造成的。在加拿大，移徙者表示，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资历得不到承认，只能从事性工作。在挪威，移徙者强调语言障碍和教育的缺乏。而在新西兰，居留权是与公民身份绑定的。有人是为了获得自主逃脱亲密关系虐待而参与性工作的。这些现象也出现在英国和加拿大。

性工作者也表示，移徙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保持工作中的匿名，这也说明污名会影响流动性。

10 Manoeek, S., 2012, 《停止骚扰我们！打击真正犯罪——关于南非警方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犯报告》，参见：<http://www.sweat.org.za/wp-content/uploads/2016/02/Stop-Harrasing-Us-Tackle-Real-Crime.pdf>

11 CONECTA 项目，2013,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暴力如何影响性工作者》，参见：<http://www.observatoriodaprostituicao.ifcs.ufrj.br/textos/booklet-on-violence-eng.pdf>

12 Wagenaar, Altink, Amesberger, 2013, 《卖淫政策国际比较研究最终报告：奥地利与荷兰》，参见：<https://sexworkresearch.wordpress.com/2013/07/17/final-report-of-the-international-comparative-study-of-prostitution-policy-austria-and-the-netherlands/>

13 NSWP, 2014, 《简报第9号：跨性别性工作者的需求与权利》，参见：<http://www.nswp.org/zh-hans/resource/jian-bao-kua-xing-bie-xing-gong-zuo-zhe-de-xu-qiu-yu-guan-li-0>

3 追求更多收入和更好生活

性工作者迁徙流向和其他迁徙工人相同。根据多哥受访者反映，接近20%到40%的该国性工作者是来自于加纳和尼日利亚的迁徙者。这种迁徙模式的源头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加纳和尼日利亚经济恶化，他们成为劳动力输出国。在乌克兰，由于缺乏就业机会、物价飞涨、紧缩措施和与俄罗斯的战斗都加剧了经济不平等，驱动对外迁徙。这是欧洲更广泛的经济衰退的镜像，各领域劳动力的迁徙都在增加。

类似的，新加坡迁徙性工作者表示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报酬更高，而且新加坡元在该区域比其他币种更强劲。全球范围内，迁徙性工作者表示更高收入可以寄回给留在原来国家的亲人。在西班牙，90%受访性工作者表示迁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能定期寄回更多钱给孩子。

更好的生活条件不只是经济方面。生活在西班牙的拉美跨性别性工作者将可获得更好医疗作为迁徙的重要原因。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也反映在来自乌干达的迁徙性工作者和生活在英国的跨性别迁徙性工作者，显示出更好医疗是迁徙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尤其对于性别少数群体而言，他们经常得不到性别适当的医疗。

B 权利障碍

世界各地迁徙性工作者为在目的地的合法居留与工作而斗争。即使是性工作没有被刑事定罪的国家，移民法律仍然是合法居留的最大障碍。而合法居留是获取基本权利的关键。NSWP成员将对遣返的恐惧视为实现迁徙性工作者人权的最大障碍。迁徙性工作者进一步指明，执法部门和政府是他们安全的最大威胁，而非提供保护者。对没有身份的迁徙性工作者而言，他们的负担最重，尽管对迁徙和性工作的限制伤害所有迁徙性工作者，无论他们是否有合法身份。

即使是性工作没有被刑事定罪的国家，移民法律仍然是合法居留的最大障碍。而合法居留是获取基本权利的关键。

1 移民法与非正式劳动

NSWP成员汇报，特定几个国家明确禁止迁徙者参与他们本国的性行业。性行业只向他们的公民开放。这些国家有加拿大、新西兰、芬兰、荷兰和新加坡。在加拿大，移民法律禁止向参与到被视为性工作相关劳动的个人发放临时工作许可，而且即使个人有工作许可，也禁止参与这类工作。新西兰作为世界唯一的性工作全面去罪化的国家，任何持临时签证进入或居住新西兰的人，如果参与性工作或经营妓院，则可能被取消签证并遣返。这适用于所有临时签证，包括访问、工作和学生签证。在荷兰，非欧盟国家者不允许在性行业工作。在芬兰，非欧盟国家者如果被怀疑出售性服务，则可能被遣返并拒绝再次进入芬兰。¹⁴

在新加坡，针对迁徙者的禁令则更广泛：艾滋病毒感染者、性工作者及从其工作中受益者、试图将性工作者带入新加坡的人，都可能被拒绝入境。一个非官方的执照机制允许来自中国、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有限时间内在妓院工作，之后她们被禁止一段时间内再入境。这一段时间短至3年长则终身。另外，男性和不被法律人口为女性的跨性别女性被禁止从事性工作，一被发现立刻遣返。两次被检测出性病的性工作者也是这样。如果是艾滋病毒感染，则遣返后终身不得再入境。性健康检查是强制实施的。

¹⁴ INDOORS, 2014, 《在室内场所的外展：根据国家概述在欧洲9个城市基于室内性工作图绘的报告》，参见：<http://www.apdes.pt/assets/apdes/indoors/Outreach%20in%20Indoor%20Sex%20Work%20Settings%20Report.pdf>

不平等与歧视是性工作者移徙工作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法律机制将他们锁死在社会边缘。

这样的法律让移徙性工作者即使在性工作不被刑事定罪的地方，仍经常被刑事定罪。即使移民法律不禁止移徙者从事性工作，不认可性工作是工作也会让她们无法长期留在一个国家。在尼加拉瓜，从周围国家来的性工作者无法留在该国超过3个月，经常要贿赂警察以居留更长时间。在哥斯达黎加，由于移民法律更严苛，性工作者不得不支付更高额的贿赂。由于性工作不被承认为工作，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陷于非正式经济中，这危及移徙者的移徙、工作和居留权利。

例如，在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制定的国家协议可对移徙者提供帮助，而不承认性工作是工作就意味着移徙性工作者没有劳工权利、保护、福利或缴税的能力。这样不仅使他们无法为当地做贡献，也让他们无法满足很多签证或工作申请所需的经济或就业基础。不平等与歧视是性工作者移徙工作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法律机制将他们锁死在社会边缘。

2 警方暴力和法律保护

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对性工作刑事定罪，是否禁止移徙者参与性行业，或是否承认性工作是工作，最终的结果是移徙性工作者经常因为移徙或劳动而被刑事定罪。这对他们的人权有灾难性后果。收留国如果不承认移徙性工作者是权利持有者，他们就没有法律保护。全球而言，NSWP成员表示移徙性工作者更易遭受剥削和暴力，尤其是在当局那里。他们经常被警方殴打、强奸和抢劫，有时甚至要用性服务来换取保护。警方经常拒绝记录他们的投诉，只因为他们是性工作者。在哥，移徙性工作者甚至要给当地黑帮付保护费，因为他们无法依靠政府当局。在苏里南，性工作者反映，跨性别性工作者在警方那里被迫脱光，遭受羞辱和折磨。一些非洲国家反映性工作者受到警方嘲笑和殴打。尼加拉瓜的性工作者表示警方暴力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在加拿大，移徙性工作者反映需要来自执法部门的保护。

移徙性工作者更容易受到警方、第三方和伪装顾客的骚扰、虐待和暴力，就是因为他们不被看做权利持有者，无法诉诸法律。在英国，对移徙性工作者的谋杀数量上升，在2006-2013的0%上升至2013-2015年被谋杀妇女的82%，说明移徙女性性工作者是被盯上的目标。在新加坡，移徙性工作者（尤其是没有合法身份、跨性别或男性性工作者）极少就暴力、不付钱或盗窃报案，因为他们怕被逮捕和遣返。同样，由于移徙者在新西兰从事性工作是非法，导致他们极少去报案。警方和伪装顾客的人利用她们的弱点，而第三方也趁机剥削她们，让她们超时工作，或向移徙性工作者收取更高的场地费。

将人口贩运与移徙者性工作相混淆，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导致对弱势种族与性别有过度管制。这点得到NSWP在亚洲、欧洲、拉美和北美的成员的确认。在挪威，警方将搜查与移民检查合法化，声称是在打击人口贩运。在加拿大，旨在“拯救”的策略和执法经常变成惩罚。有人反映警方滥用权力，勒索性服务和金钱。在新加坡，警方经常突袭搜查妓院，寻找没有合法身份的移徙者，没收安全套当做证据。在欧盟，多数成员国利用反人口贩运工作限制性工作和移民，而不是为性工作者营造安全的支持环境。

打击性行业扰乱了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使他们陷入违法，受到孤立。这种孤立被污名和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所加剧。世界各地的迁徙性工作者都反映，没有人可相信可依靠，除了来自同一国家的迁徙性工作者。他们经常因为参与性工作而受到同族社群的拒绝，有时因为争顾客和地盘而遭到当地性工作者的排斥和攻击。对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严重影响同伴网络的组成。在拉美和加拿大，性工作者会因为帮助同伴找房子找工作而被以人口贩运的名义逮捕。全球范围内，第三方刑事定罪的法律被用来驱逐性工作者，阻止他们共同工作，使性工作者无法组织起来，导致迁徙性工作者丧失唯一能获得的支持。

3 有限的服务可及性

由于污名、歧视和刑事定罪，迁徙性工作者在获取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时面临大量困难。警方将安全套作为证据，这严重妨碍迁徙性工作者的安全和自主。强制性健康检测和检查在很多国家都是严重问题。对艾滋病毒传播的刑事定罪也让易受损群体面临更多奉献，因为这使性工作者不愿接受检测和获取医疗服务。¹⁵ 在欧洲，艾滋病毒预防

性工作者的流动性也影响他们获取医疗服务，因为这经常使他们不能加入公共卫生体制…

的覆盖范围据估计不到该区域所有性工作者的三分之一。¹⁶ 性工作者的流动性也影响他们获取医疗服务，因为这经常使他们不能加入公共卫生体制，只有极少数能够负担私人医疗费用。对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或其他慢性病治疗的人而言，流动性经常造成他们无法依从疗程。

寻找可靠的服务机构对迁徙性工作者而言是巨大挑战，因为他们经常遭到批判或被泄露隐私。在非洲，性工作者反映他们经常被医疗服务所拒绝，而在乌克兰，医疗人员和社工经常要求他们支付更多服务费用。在加拿大，所谓人口贩运的理由在一些医疗机构中十分有力，迁徙性工作者经常被认为是被贩运来的，而转介给警方或边境人员。在挪威，迁徙者可享受紧急医疗，但如果一个性工作者因强奸而去报案，就会在受到治疗后立刻被遣返。因此，所谓保护罪行受害者的制度最终变成惩罚。

C 服务需求

语言障碍孤立了迁徙性工作者，使他们难以获取关于权利与健康的服务和信息。在对NSWP成员进行全球咨询时，迁徙性工作者反复强调他们语言的全面定制服务。服务缺乏文化敏感性，没有能够保护匿名和隐私的不批判态度。他们指出，为他们提供的服务都是与性病艾滋病预防相关的，这是不够的。当前的服务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性工作和迁徙情况，无论是分别考虑还是合在一起考虑，因此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迁徙性工作者进一步强调了解他们权利和责任相关信息的重要性，同时还有与他们处境和位置相关的服务转介系统的信息。最后，迁徙性工作者强调，必须在服务可及和移民执法¹⁷ 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确保他们能够安全行使权利，不必担心被拘留或遣返。

15 Weait, 2011, 《对艾滋病毒暴露与传播的刑事定罪：全球视角》，为关于艾滋病和法律的全球委员会技术顾问小组第三次会议准备的工作报告，参见：<https://hivlawcommission.org/report-resources/working-papers/>

16 TAMPEP, 2009, 《欧洲性工作者：25个欧洲国家的卖淫场景扫描》，参见：<https://tampep.eu/>

17 未登记移民国际合作平台 (PIUM), 《PICUM 战略规划2016-2020》。链接：<http://picum.org/mission-vision-working-principles/>

移徙性工作者也强调，他们的健康需求不仅仅是性病预防，还有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全面保健营养，以及牙医。

1 医疗与社会服务

移徙性工作者有各种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但可得到的医疗极其有限，而社会服务的支持则完全没有。在多数国家，性工作者可得到的医疗，就是艾滋病性病检测和预防。乌克兰性工作者反映，就这些也未必能有，因为安全套经常没有存货。在苏里南，被检测出阳性的人不一定能得到治疗，说明医疗护理的治疗和连续性都得不到保证。而且，在有这些服务的地方，通常是由资金紧张的民间组织来运作提供服务，而资金全部依赖于国际捐赠者。乌克兰就是这样。

这些服务也是面向国内性工作者的，很难满足移徙者的特殊需求，而面向移徙者的服务又无法回应性工作者的需求，这让移徙性工作者没的可选。移徙性工作者也强调，他们的健康需求不仅仅是性病预防，还有心理健康、性与生殖健康、全面保健营养，以及牙医。在新加坡，移徙性工作者表示需要空间与同伴交流和放松，精神健康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其他区域的NSWP成员也表达了相似意见，移徙性工作者经受了高强度压力和孤独。

除了医疗，移徙性工作者也需要能力建设、教育、娱乐、衣服、食品和避难所。在很多国家，住房给移徙性工作者带来极大挑战。在多哥、西班牙和新加坡，移徙性工作者反映，无家可归是社群的普遍问题，因为房东经常拒绝为移徙性工作者提供房屋，因为污名和担心被当做第三方定罪。要么他们就向性工作者额外收取费用。一些人需要临时避难所，如在挪威，是因为第三方法律而被驱逐。而在乌克兰等罗家，性工作者可住在面向受暴力妇女的临时避难所。

2 信息

缺乏关于服务和权力的信息给移徙性工作者的安全自主造成了威胁，尤其考虑到他们面临的语言障碍。移徙性工作者反映，在获取法律信息时特别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也无法用当地语言理解。对移徙到其他国家的中国性工作者而言，语言障碍和缺乏信息导致他们完全依赖第三方，使他们更容易被剥削。在加拿大，移徙者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公共医疗，但移徙性工作者不知道这些，只有在有组织主动接触他们时才会询问。

移徙性工作者强调需要关于医疗、减低伤害、住房、就业、劳动权利、同伴网络、各种服务的转介机制、缴税义务和法律援助的多语种信息。他们也想了解关于刑法、移民和家庭法律，尤其是与他们移民身份和司法正义相关的维权信息。

3 法律援助

法律支持对保护移徙性工作者获取正义至关重要。不考虑国家背景，移徙性工作者在世界各地都面临同样的法律问题：他们希望在移民身份方面得到支持，在与执法部门对抗时得到保护。无论他们是有身份或没有身份的移徙者，性工作者都希望在应对警方骚扰、监控、调查、逮捕、拘留和遣返时获得法律协助。同时，性工作者如果是没有身份的移民或寻求避难的人，就特别关注移民法律，但那些持有旅游或学生签证的临时居留者也愿意了解如何能签证延期，甚至得到永久居留。

在苏里南和加拿大，移徙性工作者强调他们在被逮捕或拘留时需要法律援助的支持。在新加坡，移徙性工作者最经常需要与婚姻、移民和刑事犯罪相关的法律服务。全球移徙性工作者都强调，需要有安全场所来向执法部门报告权利侵犯的情况，而且不用担心不逮捕或遣返。他们特别说明能够接触到熟悉性工作和移民问题的律师极为重要，而且这些服务价格要低，甚至免费，因为法律支持的成本和质量也阻碍移徙性工作者获取正义。

4 赋权社群

移徙性工作者获取服务和信息的渠道，通常是他们的同伴网络，几乎仅有社群主导组织能提供面向性工作者的不批判、低门槛和匿名服务。在一些国家，这些组织能获得政府支持，但大多数是依赖于独立的极为有限的资助。这凸显出需要找到更可持续的方式来支持这些工作。社群主导组织在向易受损的隐蔽人群提供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社群主导组织和同伴网络有多种功能，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乌克兰，社群成员在协助移民和安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帮他们找工作、房子和医疗服务。在新西兰，性工作者主导项目和外展有效支持了性工作者，涉及就业、医疗、住房、司法等等问题。在印度，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识别和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各个区域的NSWP成员反映移徙性工作者急需有资源的社群主导组织。这些组织能够雇佣移徙性工作者，发挥专长，协助其他移徙性工作者获得服务。这些组织是支持性工作者赋权的核心角色。他们不仅能改善获取服务、信息和权利的渠道，也联结了移徙性工作者和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一些国家，移徙性工作者完全依赖社群主导组织和同伴网络提供帮助。

结论和建议

移徙性工作者是移徙工人，尽管他们的劳动经常不被认可。和其他移徙工人医院，他们经常离开家庭，逃离不平等与贫穷，去国外寻找更好的生活和收入，他们为工作的地方做出经济贡献，向老家寄钱改善经济条件。但移徙性工作者的劳动仍不被承认，还经常被刑事定罪，使他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各地，移徙性工作者一直是看不到的人群，得不到适当服务。限制性的移民法律和对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法律，使移徙性工作者被边缘化，被当做打击目标。造成他们易受损

移徙性工作者比一般性工作者的易受损性还要高，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当局保护，而是会被遣返。

性的体制因素仍隐蔽不可见。他们在性工作者社群中因移徙身份被排斥，而在同族社群中因为是性工作者而被排斥。他们缺乏关于自身权利的服务和信息，面向他们的服务形式有限而且供给不足。同时，移徙性工作者比一般性工作者的易受损性还要高，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当局保护，而是会被遣返。反人口贩运工作无法改善这种情况，只会让性工作者面临更严重的当局骚扰，警方突袭搜查工作场所，将他们从家中驱逐。反人口贩运范例经常将帮助移徙性工作者的人当做目标，有效孤立移徙性工作者，使其无法得到社群支持。这些制度损害了移徙性工作者的自主，无法赋权他们。急需法律政策改革来改变现状。

建议

- 1 承认迁徙性工作者是迁徙工人，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自主迁徙和工作，就能够为接受国做出贡献。促进安全合法的迁徙，改革限制性和歧视性的移民法律。
- 2 撤除明确禁止迁徙者参与性行业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会依赖第三方，因为有遣返威胁而处于极易受损境地。赋权迁徙者，使其能够申请工作的权利和在工作地居留的权利。
- 3 性工作去罪化，承认它是工作，撤销对公民和迁徙者实行两套就业机制的法律政策。确保所有管理迁徙者就业的法律不会造成基于性别、性别身份、性取向、种族、民族和原籍的直接或间接的歧视。
- 4 反人口贩运工作不能用于当做边界控制和管理迁徙性工作者的理由。警方和其他执法部门应当有意识停止对迁徙性工作者的监控、骚扰、逮捕和虐待，尤其是对弱势种族和性别。
- 5 确保获取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向当局报案受到防火墙保护，尤其是对没有身份的迁徙者而言。他们经常无法获取服务，是因为他们担心暴露身份被遣返。所有迁徙性工作者都能不必担忧被遣返或被报复，有渠道获得服务和司法公正。
- 6 提升社工人员、医疗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意识，向迁徙者和性工作者提供不批判的保密服务。以多种语言提供这些服务，使迁徙者能够获得。
- 7 制作关于基本权利（尤其是劳动和移民相关权利）、社会和医疗服务、其他住房和工作缴税的重要信息，以多语种提供。承认迁徙性工作者有多元化需求，认识到他们在赋能充权后可为社会贡献力量。
- 8 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健康不仅是不生病，是全面福祉。迁徙性工作者需要能够全面实现健康权的医疗服务，包括心理健康和心理支持。性工作者不是疾病传播者，他们在预防的第一线，是社会贡献者。
- 9 资助社群主导的低门槛服务。社群主导组织最适合提供全面的无批判的定制服务，但他们普遍资源紧张。在世界各地，迁徙性工作者最先向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寻求帮助，无论是医疗、住房还是人权侵犯。这让社群主导组织处于预防剥削和推动赋权的第一线。
- 10 让迁徙性工作者参与服务和信息的开发和提供，雇佣他们作为员工进行外展和同伴教育。这确保服务和提供服务的方式是尊重且有效的。这也确保服务和信息能够接触最难接触的人权，如无身份的迁徙性工作者。

关于医疗服务的总体考虑

- 识别服务空缺，调整服务提供方式（包括开发新的接触策略，在线外展等），以适应难以接触的人群。
- 认识到性工作者并不是单一同质团体，尊重理解他们的多元化和流动性。
- 确保服务和信息以多语种形式提供，服务需要定制化，有针对性，具有文化敏感。
- 保护和尊重享有不批判的保密服务的权利。
- 雇佣性工作者作为员工协助提升服务与信息可及性，发挥社群中介作用，将迁徙性工作者与其他服务和机构进行联结。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确保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草根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文件识别全球趋势，并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区域层面面临的问题。

NSWP秘书处管理简报制作，并在成员间进行咨询以记录证据。为此，NSWP签约：

- 全球顾问负责文件研究，协调和比对区域顾问的文件内容，并起草全球简报。
- 区域顾问负责协调国家关键信息员的文件内容，起草区域报告和案例研究。
- 国家关键信息员，由区域工作网确定，收集和记录案例研究。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NSWP是“弥合鸿沟” – 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